

阎真 著

因为



因为女人
YINWEI NUREN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阎真 著

因

为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因为女人/阎真 著. 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8.3

ISBN 978 - 7 - 02 - 006373 - 4

Ⅰ. 因… Ⅱ. 阎… Ⅲ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Ⅳ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46551 号

责任编辑: 杨 柳 周昌义

装帧设计: 刘 静

责任校对: 刘晓强

责任印制: 张文芳

因为女人

Yin Wei Nü Ren

阎 真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453 千字 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7.5 插页 2

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 50001 - 70000

ISBN 978 - 7 - 02 - 006373 - 4

定价 3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65233595

读阎真新作《因为女人》

阎真说,这些年,他看到了太多的事,听到了太多的事——在物质日益丰富、生活日益舒适、心灵日益自由的今天,却有那么多优秀的女性在爱情、婚姻、家庭问题上备受挫折和困扰,上演了一幕幕人生悲剧——所以不得不写一部小说,来表现当代知识女性面临的情感和生存困境。

阎真是个写困境的高手。六年前,他在《沧浪之水》里写了公务员池大为的困境,那部小说一印再印,默默地销售了三十多万册,至今书店还在不断地添货。更早些的《曾在天涯》,写的是留学生高力伟的困境,那是阎真的处女作,细腻的文笔却也如一柄软刀,剖开了那一代留学生(主要是男留学生)的内心隐秘。这一次,《因为女人》,阎真把笔伸向了女性——女性的困境。

社会和经济的开放,使人们的思想观念、价值观念和生活状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在两性关系上,道德趋向宽容,自由失去边界,身体成为财富,欲望也不再羞羞答答。“爱情”在许多人那里已经被遗忘,或者已被物质和“感觉”取代。物质和“感觉”不具有深刻性和神圣性,但它们却有难以抗拒的力量,引领“身体”去追逐现实的享乐和满足。这种状态日益普遍,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主流景象。

随之而来的困惑是:爱,作为女性生命中最核心的价值和最重要的主题,是不是已经不合时宜?爱情,是不是已经不再意味着责任和忠诚,已经不再永恒,而需要重新定义?阎真并没有站在特定

的伦理立场做出评判,在对柳依依以及苗小慧、阿雨们的情感历程细致逼真、一丝不苟的描写中,我们渐渐读出了使阎真深为忧虑的现实问题:在以“年轻”和“美”为资本的情感竞争中,女性该如何自处?女人,该怎样做女人?小说中的几位女主人公——无论清醒如苗小慧、阿雨,还是迷茫如柳依依——都没有搞清楚的是:在与男性的交往中,应该身心付出,享受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愉悦;还是身体投入,用年轻和美丽博取物质的满足?当红颜消退、青春不再,爱情鸟何枝可依?

由于种种原因,女性在社会中一向处于弱势,为了实现不同意义、不同层次、不同目的的“男女平等”,人们奋斗了很多年。在超级“自由民主”的美国,也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,妇女们才得到一直由男人独享的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。但是由于上帝的偏心,当男人的生命和事业达到高峰时,女人的花样年华却已经逝去。这是不是屡见不鲜的婚姻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?如果回答是肯定的,这悲剧岂不是更加可悲?在放纵本能、肯定欲望、消解道德的氛围中,她们的性别岂不成了天然的悲剧?她们的天空岂不是更加暗淡无光?她们对命运的抗争岂不是毫无意义?具体地说,会不会有更多的女人像柳依依们一样,成为被迫的爱情虚无主义者?在这部小说的字里行间,我们随时可以读出阎真忧心忡忡的呼喊。

眼前的问题依然是:女人该怎么办?出路在哪里?

阎真想到了亲情。他认为,亲情是时间的产物,是女人幸福的基石,是女人的希望之光。可是,亲情难道是必然的吗?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牵起手的时候,他们也许并没有把婚姻看做过眼烟云,但又有几人想到了地老天荒?

对阎真来说,这是一部必须要写的小说,因为他看了太多、听了太多,想了太多,不写出来难以心安。他要把自己内心感受到的震撼传达给读者、把自己反复思考的问题传达给读者。这些问题尖锐、刺痛,但又必须面对、无法回避。他要和读者一起寻找答案、寻找前景。其实,换个角度看,女性的困境难道不是男人的困境

吗？如果人世间不知情为何物，遭遇不幸的就不仅仅是女人。

从《曾在天涯》《沧浪之水》到《因为女人》，阎真的小说部部好看、部部耐看。他是写困境的高手，也是精雕细刻的高手。《因为女人》写得更加细致、更加周到、更加逼真。丝丝入扣的心理刻画，富于张力和韵味的人物对话，天马行空般的语言想像力，以及妥帖周到的氛围渲染——当这一切与学者式的思考近乎完美地结合，小说的艺术品位和精神冲击力自然不在话下。

看了小说，你会知道，作为一个生活在大学校园中的男性作家，阎真是怎样精确细致地再现了当今知识女性复杂而矛盾的内心世界。你也许不赞同他的观点，却不能不叹服他的文笔，不能不认同他的忧虑，不能不思考他提出的问题。因为现实是现实的，而你，也在现实中。

杨 柳

2007年11月

女人并不是生就的，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。在生理、心理或经济上，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。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、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，是整个文明。

——（法）西蒙娜·德·波伏娃

女性的气质和心理首先是一个生理性事实，然后才是一个文明的存在；也就是说，其首先是文明的前提，然后才是文明的结果。生理事实在最大程度上决定了女性的文化和心理状态，而不是相反。把女性的性别气质和心理特征仅仅描述为文明的结果，就无法理解她们生存的真实状态。在这里，文明不仅仅是由传统和习俗形成的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，性别就是文化。

—— 阉 真

那声音好像有点熟,有点熟,有点……是的,是有点熟。

这天晚上,柳依依在蒙娜丽莎中西餐厅吃了饭,正准备离去,忽然听到隔壁小包厢传来了那个声音。餐厅里播放着《泰坦尼克号》的主题歌,歌声中流溢着令人迷醉的温情,一点一点,执着地,要渗入人的深心。人们的谈话声在音乐声中嗡嗡地响成一片,也不知为什么,柳依依就从哄闹声中捕捉到了那个声音。声音像蟋蟀的触须,在不经意间触动了她心中的某个角落,这种意外的感觉带来一种似有似无的微痒,使她本能地感到这声音与自己有着某种特别的关系,就产生了探求的愿望。当服务小姐掀开帘子把账单送来,她缓缓坐了下去,微笑着,手指以职业化的优雅点点桌面说:“再来杯贵妃茶。”

那是一个男人的声音,正与一个女人说话,说什么听不真切。柳依依移动一下身体,似乎是自己找到了一个更舒适的姿势,斜在沙发上,耳朵也就靠近了包厢的隔板。她屏息静听,反复细辨,最后确切地告诉自己,这声音是熟悉的。她在记忆中挖掘,挖掘,想把它和某个形象联系起来,却没能成功。一种轻微的挫折感激发了她的反抗情绪,她将自己认识的人分成几大块,挨个想过去,又把手机掏了出来,把里面存着的名字看了,都不是。失望的感觉漾开来,我真的就那么迟钝了吗?不可能!她把头低了下去,凑近茶杯舒了口气,热气冲了上来,浮在她的脸上,又猛地一抬头,用力甩一甩,似乎要把所有的杂念都沿着脸庞的切线甩出去,一绺头发

垂下来，在眼前微微晃荡。

其实，只要她站起来，就可以从包厢的缝隙中看到说话的人。可她偏不，跟自己赌气似的，一定要把这个人从记忆中提拎出来，像警察从人群中把小偷提拎出来，这样才有成就感。她在心中细细地挖掘，又掘，再掘，不屈不挠，好几次像抓住了线索的这一头，沿着它回到记忆中的特定角落。许多面孔晃了过来，又晃了过去，影影绰绰，似真似幻，却停不住，都在真相显露前的那一瞬间消散了。气恼中柳依依叹息一声，似乎是对自己失望，又像是对别人失望。她更加明确地感到了心中那种搔不着的痒，比搔得着的痒更痒。追索的渴望越来越强烈，就像在“动物世界”中看到过的那只非洲猎豹，伏着身子，准备对羚羊扑过去。她缓缓地把右手抬高，手掌向下，弓起来，悬在眼前，想像着这就是那只非洲猎豹。手指抖动着，好像那只豹在袭击之前抖动着背脊。突然，那只手向前猛地一蹿，在虚空之中抓了一把。没有，还是什么都没有。

怪，柳依依想，怪。莫名其妙地，自己怎么会想起了那只非洲猎豹？这时，音乐突然停了，音响中传来轻微的嘈杂声。柳依依想像着有一只苍白的手在换唱盘，手掌巨大，布满了她大脑的全部空间。这时她听清了那女人的声音：“地球是转的，人是变的，何况一个男人，一个自称精品男人的男人？嘿嘿。”那男人说：“不是精品，是极品。”女的说：“好厚的皮！我身上都能抖下虱子了。”男的说：“不一定每个男人都是转的。”女的说：“你也别表白了，我是自愿的傻瓜，行了吧？”男的说：“谁有勇气去骗一个女孩，特别是像你这样漂亮的女孩？”一种记忆陡然鲜明起来，像一头抹香鲸刷地跃出海面，显出那清晰的身姿，在空中画出优美的弧线。这时，那女的咯咯笑了起来：“我知道你是哄我的，但我还是愿意受这个骗。”这时音乐又响了起来，后面的话听不清了。

夏伟凯。一张面孔朦胧地浮现上来，瞬间像电光一闪，就清晰了，是他从篮球场下来时，腋下夹着球，头发短短地立着，憨憨地笑着走过来的神态。算一算不见他已经有十三年了。自己三十五，

他也三十八了。柳依依站起来，从两块毛玻璃的接缝中瞟了一眼，只看见两个凑在一起的后脑勺。她把耳朵贴着那条缝，眼睛却盯着包厢的帘子，想好了如果服务小姐进来添水，自己该顺势做出怎样的姿态。

的确是夏伟凯，是他。他带了那女孩从北京来麓城游玩，两人正发生着一种争执，女孩还要去庐山，他却想明天就回北京了。女孩说：“你人在这里，心惦着你老婆，我回去了一定要看看她什么样子，可能是个七仙女下凡吧，值得你这样惦念。”夏伟凯说：“可怜可怜我这个没有自由的人吧。出来这好几天了，回去说不圆，这出戏就唱不下去了。”女孩说：“暴露了吧，你跟我是演戏，我拧掉你耳朵。”又说：“那你跟她掀开来说，要不我去说，相信她是懂道理的。再说她也该下岗了。”夏伟凯说：“哪个三十出头的女人愿退出历史舞台？再说你该回去上课了，学校会处分你的。”女孩说：“差不多就是个黄脸婆了，还想把持着政权？”夏伟凯说：“你缺这么多课，你考试怎么办？”女孩说：“人家是为了你做的牺牲嘛，你体会体会嘛。”两人又说起了蜜里调糖的话，亲吻啧啧有声。柳依依听不下去，就坐到了包厢的另一边，一根指头拨开窗帘，往外面看。

窗外是个小水池。不断有水贴着玻璃窗流下来，外面的景象就有些朦朦胧胧的了。在流水的缝隙中，柳依依看到池中浮着睡莲，花在夜里已经闭合。池的中心是一个丰乳的外国女人抱着孩子的雕像，在灯光下都静静的。池那端是一些孩子在草坪上嬉戏，父母们就坐在草地上闲谈。一个女孩挽着男朋友的胳膊走了过去，接着是一对相互搀扶着老人。马路上车来车往，照明灯在霓虹灯的映照中幻出多彩的光。马路那边是八一广场，一座巨大的华灯直耸上去，以男性的霸气把整个广场照得亮如白昼。广场周围的高楼上各种灯光广告不停地跳动，以缤纷的色彩簇拥着那座华灯，像一群温顺的侍女。这是世界的实，又是世界的虚，人这一辈子，就徘徊在这虚实之间，宛若一个蝴蝶梦。这太平盛世的景象让柳依依感到悲哀，岁月如此平静地滑过去，而自己在这滑动中感受

沧桑，像一朵曾经盛开的花。在这个年代，一个女人所能做的，就是做一个女人，这是她的事业所在、寄托所在，可这几乎就是一个预设的败局。而自己，在不知不觉之间，无可挽回地，也入了这个局了。

今天晚上，柳依依本不该独自坐在这里的。公司里的人，都到麓山玩去了。自己本是爱热闹的，却在客车远远开来的那一刻，突然失去了感觉，找个借口离开了。事情很突兀，连自己也没想到，大家都会觉得奇怪，说不定同事这时正在麓山顶上议论自己呢。想到自己可能成为别人心中怪异的人，她感到了恐惧。今天从家里出来的时候，因为心情好，戴了一副艳红镜框的茶镜，等车的时候，不知从哪里跑来一只纯白的小狗，大家都拍手要它到自己身边来。柳依依也扭着腰肢拍手说：“狗狗，姐姐给你东西吃。”小狗果然跑过来了，她抚着小狗说：“知道你最喜欢姐姐。”这时小丽就说：“柳大姐越来越年轻了。”柳依依心往下一沉，“大姐”这个词像一根骨头卡在喉咙里，而“姐姐”两个字也被意识到有了点装稚的意味。的确，到了自己这个年龄，还戴着艳红的茶镜，还扭身子表达着幅度那么大的肢体语言，是不合时宜了。别人不说，小丽大学刚毕业，说出来了。上次她还对自己说：“你年轻的时候肯定很漂亮。”让自己感伤了半天。也不怪她，只怪自己，谁叫自己不再年轻？在这个年代，你不年轻不漂亮，那不但是有错，简直就是有罪啊。

隔壁的包厢有一点响动，是夏伟凯在买单。柳依依想喊服务员买单，又怕他听出自己的声音，犹豫了一下，那两人就从包厢边走过去了。她从门帘缝中看见他们转了弯，又犹豫了一下，中了电似的站起来，跟了上去。服务员追上来，柳依依把手里捏着的一百块钱递过去，还没等对方接着，就松了手，钱落在地上。服务员捡起来说，还要找钱。她头也不回说：“小费。”

那两人走得很慢，开始是手牵手十指环扣，后来女的就双手挽着男的胳膊，头倚在他的肩上。灯光下柳依依隔着一段距离跟在后面，随时准备装着理头发用手把脸遮住。她对自己的行为感到

惭愧,这样跟着算怎么回事?可还是抵抗不了跟踪的诱惑。十多年过去了,但她还是能从他的身影中看出当年的那个人来,太熟悉太熟悉了啊。那女孩说话越来越嗲,身子也扭得更厉害,还在说要去庐山的事。这姿态让柳依依又嫉恨又羡慕,那是她的权利,她有这种权利,她在行使自己的权利。因为有了这权利,她也就有了通向世界的一条便捷的路。那是自己曾经拥有过,也行使过的权利,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她几次在心中设想着超越那两个人,然后装着不经意地一回头,看看到底是两张怎样的面孔,特别是想看看那个女孩,可就是没有勇气。最后终于超了过去,还是没敢回头,万一那一瞬间夏伟凯认出了自己怎么办?她掏出手机装着接电话,停下来,侧着脸,让他们又从身边过去了。她急急地追上几步,突然,停了下来,看着他们渐行渐远,夏伟凯穿着白衬衣的宽肩在人群中闪了一下,消失了。

柳依依往回走,心里恨自己没有勇气,怕什么?认出来又怎么样?为什么不自信?忽然,她在心中阴郁地笑了,恶意地、残酷地,笑了。一个女人,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岁月之后,还会有人听出你的声音,认出你的面孔?嘿,你以为你还是当年的你吗?嘿嘿。柳依依在这残酷中感到了一种快意,像用刀划破了血管,让闷在里面的血喷了出来。没有什么比时间更怀有恶意,更能给女人的自信以实质性打击。她想起那句话,“差不多就是个黄脸婆了”,好像就是说自己听的。是的,没人对自己说过这样的话,但生活中种种迹象都在确证这个事实。她不恨那个女孩,甚至有点同情她,她也会有那一天的,不会太久。她真想把这个事实告诉那个女孩,请她不要那么刻薄。如果女人都不宽容不同情女人,她们的处境就艰难了。

柳依依想拦一辆出租车回家,手刚伸出去又改变了主意。她打了个电话,保姆苏姨告诉她,琴琴已经睡了,她没问丈夫回没回,不想要苏姨知道自己很在意这个。他现在在哪里,跟谁在一起,干什么,她真不敢往深处细想,想了心中就发痛,这痛又提醒着自己的失败。没有办法,上帝在男人那一边,没有办法。夏伟凯瞒着妻

子,带着小自己近二十岁的女学生有情有调地出来玩,这事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,不可能。人家要你年轻,要你漂亮,才有情绪,才愿付出,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,上帝对女人太残忍。柳依依突然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非常孤独,与生活种种联系的线索都是不可靠的,不可靠,说断就断。最真实的,只有自己和女儿的关系了,可她又那么小。这种孤独感使她恐惧,这又是一个不敢往深处细想的事情。有这么多事情不敢往深处想,又不得不想,想了是傻,可不想也是傻,女人真是没法不傻。

夜已深了,影子在灯下长长短短。有人撞到了她的手臂,很疼,她一抬头,那人已经走过去了。她突然注意到眼前是一幅巨大的霓虹灯广告,“雪浪花洗浴中心”,是新开张的,自己记忆中没有。她想着有谁需要到如此豪华的地方来洗浴,叹了口气。她一路看了过去,觉得这夜是有浮力的,也是有侵蚀力的,只有夜才能将城市的本质裸呈出来。那些霓虹灯招牌闪耀着,“热舞会所”“皇家足浴”“佳人夜总会”“梦幻休闲中心”,什么也没诉说,可又诉说着一切。在十字路口,巨型的电视屏幕在播放香港回归十周年的庆典,一会儿又打出了字幕:“热吻大赛,谁是麓城热吻第一人?”柳依依盯着屏幕看了几秒,叹了口气,对这个世界,自己实在也不能再幻想什么,要求什么。

快到家的时候,柳依依去掏钥匙,手触到了挎包里的那副艳红茶镜,摸了出来,挂在了路边的一棵樟树上。走出几步,回头望了望,再走几步,又回头望望,茶镜在灯光下微微晃荡,泛出一点一点的艳红。

2

记忆像一只狼,在严寒的冬季把深埋的骨头从雪地里扒出来,

细细地咀嚼。

其实，柳依依知道，不论那些记忆在自己心中如何地有声有泪、有血有肉，说出来几乎就是陈词滥调，没人要听，连朋友都不要听，太平常了啊。对记忆的咀嚼，是孤独的。无数的人，女人，和自己一样，都在沉默中咀嚼，细细地咀嚼。记忆像死亡一样，也是属于个人的。

那时，柳依依还在财经大学读书，她是从一个边远的县城考入这所省城名校的。在中学时代，她是班上的佼佼者，班主任廖老师几次对她说：“依依，你要走出去，到大地方，干番事业啊。”她当时的神态给柳依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柳依依觉得这就是自己的理想了，实现了它，才对得起廖老师，也才对得起父母，对得起自己。老师的看重使她在同学中有了一层光泽，也给了她一种自信。果然她考上了财经大学，这对一个边远县城的女孩来说，意味着一切的一切。同学们都羡慕她，妈妈高兴得要发疯，逢人便问对方的儿女在哪里干啥，然后话题一转，说到柳依依，说到财经大学。柳依依是大家的骄傲，也是宝贝中的宝贝了。在大学读了一年，她的信心受了挫，有点从鹤立鸡群到鸡立鹤群的意思。天下聪明人多的是，就说自己下铺的苗小慧吧，爱打扮，爱社交，还有点狐媚气，可考试起来就是行。柳依依本来心中哼哼地看不起她，可一年下来，倒是服了她，那点狐媚气渐渐地看惯了，竟成了交心的朋友。在大二的时候，柳依依就把自己看透了，不是什么干大事的人！大事干不了，小事还得干。小事吧，就是找份好工作，再找个好男人，还有一套房子，一个孩子。想到这些她在心里笑了一笑，脸上也有点热热的。这是放弃，又是争取，她对自己是个女人有了更深的认识，甚至有点省悟的意味。还能怎样呢，女人嘛。

放弃远大理想她并没有痛苦，反而感到了如释重负的轻松。轻松下来她在心中越来越清晰地描绘着一个男性的形象，可当她想把那形象具体化，在身边找到原型，又陷入了迷惑和糊涂。都不像，不像。不知不觉地，她有了新的理想，新的执着。有了新的理

想她并不急着马上去兑现，自己还不到二十岁，还早，还早呢。像苗小慧那么浮躁，匆忙，好像跟时间赛跑似的，不好。生活像大海，自己只要一瓢水就够了，只要一瓢。她觉得把一个男孩不确定的形象放在心中细细描绘，慢慢品味，渐渐清晰，也是一种幸福。青春承诺着期待，也承诺着自信与骄傲。这青春不是虚幻的，掬在手中是有分量的，好像金子一样的。她体会到了金色年华的浪漫气息。

大二的寒假，柳依依在家呆得烦、腻，不管父母如何挽留，还是提前去了学校，打算好好看看英语，在四级考试中跟别的同学一比高低。早上妈妈送她去搭长途汽车，她撒娇说：“爸，人家要你 also 去嘛！”说着用肩膀去撞爸爸。爸爸说有事，她把提包塞到爸爸手里，爸爸就跟她出了门。路上爸爸说：“依依，爸妈就你一个女儿，你知道吗？”依依撅起嘴说：“真的？你不说我还不知道呢！”爸爸笑了笑，又严肃地说：“你知不知道，懂不懂得？”柳依依想着是爸爸怕她不努力，没出息，来敲敲她了，就说：“爸，你以为财大是我们县一中，就那么几个菩萨？我按时毕了业，就对得起你们了。”爸爸说：“你一个女孩，我也不指望你往天上飞，可你别自己往地上栽，你懂不懂？不要让你妈和我伤心。”柳依依不懂，似乎又懂了一点，可越是懂就越不想懂，干脆不做声。爸爸把她送到车站就回去了，妈妈去买了票，回到她身边坐下说：“你爸有个心事，他看你这次回来要打扮了，真是大姑娘了，怕你定力不够，沉不住气，要我来送你，给你说说，把话说透。”柳依依扭着身子，头扭到一边，双手捂着耳朵说：“妈，你干什么嘛。不听不听不听！”妈妈把她的手抓下来，摁在自己的膝上说：“懂了就好，还要记得。记住了啊。你不要让你老爸伤心，还有我。”柳依依拼命扭着身子说：“咦呀咦呀咦呀，呀呀呀呀，烦不烦呢！”妈妈摸着她的手，不做声，半天又偷袭似的自言自语说：“所有的后果都是女人来承担啊。”又转向她，“你可怜可怜你爸，还有我，啊？”把她的手紧紧攥着，摇了一摇。

多此一举。一路上柳依依都在生闷气，爸爸妈妈的忧虑真的

是多此一举,都把自己看成什么了?又觉得可笑,对自己的女儿这点信心都没有?要沉住气,要有定力,什么话嘛!柳依依越想越委屈,决定到了学校一定打个电话回家,把一肚子的怨气都吐出来。到了学校,校园里空空荡荡,不但见不到几个学生,连老师也见不着。到了寝室,掏出钥匙竟打不开门,锁从里面给顶上了。柳依依好高兴,有伴了,兴奋地喊:“谁在里面?快开门,我是依依!”停了一会儿竟没动静,她想可能是睡着了,把门拼命摇了几摇:“我是依依呢,我是依依!”里面有人说:“依依你等一下。”是苗小慧的声音。柳依依更兴奋了:“小慧快点快点快点,我是依依呢!快点!我是依依呢!”又把门推得直响。又等了会儿,门开了。除了苗小慧,还有一个男孩。两人都望着她笑,神情有点怪。柳依依似乎察觉到了点什么,又不敢相信。再看那男孩,看不出什么,看苗小慧,脚下踩着两只不同颜色的布拖鞋,一男一女。她把提包放到自己床上去,眼睛却瞟着苗小慧的床上,也看不出什么,被子叠得好好的,毯子也不乱。男孩对她说:“跟我们去吃饭啊。”苗小慧说:“你以为依依是随便请得动的?要请你下次正经出几滴血请她一次。”说着搂了搂柳依依的肩,跟那男孩出去了。走到门口,转过身来,把右手食指放在唇边,对柳依依轻轻嘘了一声。柳依依赶紧点了点头。

柳依依心中本来还疑疑惑惑的,苗小慧这么一嘘;倒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。他们?她没想到苗小慧竟敢把事情做到那一步,胆子又这么大,在宿舍里!今天如果不是撞上自己而是撞上别人呢?她真的替苗小慧着急,想到哪里去把她找回来,给她一点朋友的劝诫,哪怕她不高兴呢。只有这样,才是真正的好朋友。柳依依为自己对友情的真诚有了几分激动,马上跑下楼去,站在宿舍楼前,四处张望,一个人影都没有。风把树叶旋了起来,在她的脚边转着。她喊着“小慧”在校园里跑了一阵,没找到。回到寝室,柳依依非常沮丧,饭也没心去吃,在提包里胡乱抓一把东西吃了,爬到上铺,拥了被坐着,拿出英语书来看。她捧着书,眼盯着那一行行单词,心却是散的,乱糟糟地想着不着边际的事,眼睛却不肯离开书,好像

跟自己赌气似的，又像骗自己也要骗得有模有样。

柳依依心中天南地北不知转了多少个圈，还是回到苗小慧这件事情上来了，赌气不去想都不行。这种内心的固执使她自己感到惊讶，好像头脑不是自己的似的。她眼睛盯着门，耳朵也特别敏感，盼望着苗小慧这就回来，这样她就脱离了危险，而自己正有一百多个问题要问她，比如，爸爸妈妈知道了怎么办？万一怀孕了怎么办？以后的丈夫不是他你怎么过关？你不喜欢他了怎么办？他不喜欢你了又怎么办？好多好多。小闹钟滴滴答答地响，听得真真切切，那细碎的声音更衬出了房间的安静。这安静使她感到了烦躁，心中恨了起来，苗小慧这丫头啊，还不回来！

等到十点多钟，她绝望了，熄了灯钻进被窝。黑暗中她睁了眼，要把黑暗后面的什么看透似的。她还在为苗小慧担忧，这么晚了，还在外面，不知她现在处于怎样的状态。想到“状态”两个字，柳依依心中闪现一幅模糊的画面，全身颤抖了一下。这种颤抖让柳依依有了一种省悟，自己到底是在担忧她呢，还是在嫉妒她？她不敢正视这个问题，真的自己有那么下流吗？这么问了几次，她似乎给了自己一种默许，放纵自己去回忆那男孩的模样，的确，也算得上是一个阳光男孩。柳依依心中幻出很多阳光男孩不确定的身影，一只手羞羞怯怯地在身上摸索着，犹疑地，还是伸到了内衣里，轻轻摸索，在那些特别的地方不经意地多停留了一下。她感到心里很潮湿，这潮湿洋溢着自恋的意味，突然，在黑暗中，她偷偷地轻笑了几声。

十一点多，苗小慧还没回来，柳依依终于下了决心不再等了。她下了床，去水房解手。走到了门边，她感觉到了，那种潮湿是有根有据的。她一只脚跨到了门外，在那里停了一会儿，有点羞愧地吐了吐舌头。

这一夜柳依依没有睡好，失眠了。她想着上午爸爸妈妈对她说的这些话，下午知道了苗小慧的事，晚上自己又这么心神不定，这中间难道有什么神秘的联系吗？小闹钟在滴滴答答地响，这轻